

似水流年

## 肯德基，一个时代的青春坐标

周权

这消息是偶然在手机上瞥见的，像一粒小石子，无意间投进了心湖，漾开的却是层层叠叠、怎么也数不清的波纹。舟山第一家肯德基，那个门脸，那座红白相间的标识，于2025年10月26日关店。于我而言，它早已不只是一家餐厅，而是一座时间的码头。

我的青春，曾在那里一次次靠岸，又一次次起航。

记忆的闸门，最先涌出的是一股带着咸腥气的海风，和几张被攥得温热的十元纸币。那是2006年的元旦，我赚到了大学期间的第二笔稿费，不多，却足够兑现一场给自己的、颇具仪式感的犒赏。推开那扇沉重的玻璃门，暖烘烘的油炸香气与明亮的灯光瞬间将我包裹，那是一种与门外湿冷老街截然不同的“现代”气味。我小心翼翼地捧着那只金黄的汉堡，仿佛捧着的不是食物，而是整个独立而崭新的世界。那一餐，滋味早已模糊，但那份用自己挣来的钱兑换的自由与骄傲，至今唇齿留香。

往后的日子，这家肯德基更成了我大学生活的一个坐标。从2006年到2009年，每个周二夜晚，是雷打不动的“肯德基与电影院”。下午课程一结束，先直奔电影院买票，当时周二凭学生证买电影票打对折，然后坐在店里悠哉乐哉啃着炸鸡翅，再攥着半杯没喝完的可乐，小跑着去舟山影城。最大的乐趣无异于看完电影写影评的稿费，扣除饭钱和电影票钱还略有盈余。

那时的肯德基，总少不了我们的聒噪。丸子这个舟山土著开业第一天就被妈妈带去吃了“洋快餐”，现在估计小南也不大爱吃了；老祝说自己人生的第一次肯德基就是在这里吃的，现在他改喝速溶美式了；小光快毕业那会儿在店里连续吃了好几天肯德基，嘴里都是鸡肉味；我无疑是常客，在店里谈论着课堂上的趣闻，吐槽着某个

老师的奇葩课堂，争辩着电影里的情节，也畅想着遥远而闪亮的未来。那些周末午后的肯德基，是青春盛宴的前奏，是狂欢与友情的加油站，喧闹，饱满，充满了无限的活力。

直到2009年的6月，它的味道变了。毕业前夕，空气里都弥漫着离别的微尘。我们依旧三五成群地坐在老位置上，可乐杯壁上的水珠，像极了强忍着的泪水。话题不再是未来，而是各自即将奔赴的、没有彼此的远方。咀嚼声变得缓慢，笑声里也掺了苦涩。那一刻的肯德基，像一座温暖的孤岛，我们暂避其上，试图用熟悉的滋味，去冲淡那弥漫在人生海海上名为“各奔东西”的愁绪。

2012年的夏天，我正式和舟山说了再见，而后的日子里，我如同候鸟，时常回到这座海岛城市。每一次，都会路过那家店。它像一个旧识，静静地立在街角。我透过车窗望它，看见里面依旧坐着年轻的、喧闹的或沉思的面孔，如同当年的我们。可我不敢，却再也没有走进去过。不是不想，是不敢。我怕推开门，发现记忆里那个意气风发的自己，并未坐在那个固定的座位上等待。我怕那熟悉的味道，会瞬间击穿我这些年构筑起来的所谓成年人的铠甲。

如今，它终于要彻底关门了。这仿佛是一个正式的宣告：那个以它为坐标的青春时代，终于被盖上了最后的邮戳。它将不再是现实中一个可以路过的地点，而将彻底地、完整地，退守到记忆的版图之中。我只能用这些文字，在记忆中闪现曾经的一幕幕，看那盏曾照亮我无数夜晚的橘色灯光，如何熄灭；看那座红白相间的招牌，如何被新的门面取代。

它关闭的，不只是一家快餐店，是我青春的一个显眼的注脚，是回得去的舟山，却再也回不去的，那个周二夜晚。

民间记忆

## 水患之锁与云间廊道

刘彦孜

曾几何时，台风季节是悬在定海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。每当气象预报图上出现旋转的气旋，整座城市便屏住呼吸——雨水如瀑，顺着老旧巷弄的屋檐疯狂倾泻；街道成河，机动车在积水里艰难挪动，溅起半人高的水花；低洼处的家园变泽国，居民蹚着泥水抢救家具。这是舟山人与自然千年博弈的过往叙事，也是刻在定海人记忆里的无奈日常。直至五山水利工程与东海云廊的诞生，这道曾经束缚生命的“水患之锁”，竟奇迹般化为一座供人徜徉的“云间廊道”，彻底改写了城市与自然相处的故事。

五山水利工程是一曲现代理性与自然共舞的交响诗。它的精妙之处从不是与自然为敌，而是以谦卑之心顺着自然脉络引导力量：地下深藏的巨型调蓄水库如同沉默的守护者，在暴雨倾盆时悄然张开“怀抱”，稳稳容纳奔涌的洪流；分布在城市各处的智能排水系统宛若精密的神经网络，通过传感器实时感知降雨量与积水深度，精准调度、分流每一股水流；就连沿岸的植被都经过精心挑选，根系发达的灌木与草本植物织成绿色滤网，既能减缓水流速度，又能过滤水中杂质。还记得2022年的台风“梅花”携狂风暴雨而至时，定海城区出现了“路不见涝，车不绕行”的奇迹——放学的孩子踩着干爽的人行道回家，上班族按时抵达公司，菜市场的摊贩不必匆忙收摊。这不仅是工程技术的胜利，更是人类智慧的抒情。

更有意味的是，全长25公里的东海云廊，实现了从单一防灾功能到多元城市价值的华丽蜕变。这条蜿蜒的生态廊道沿着山体起伏延伸，将五座原本孤立的山体有机串联，宛若一条镶嵌着绿植与繁花的碧玉项链，轻轻点缀在城市颈项间。清晨，天刚蒙蒙亮，晨练的老年人

便提着太极剑、握着太极扇赶来，舒缓的动作伴着山间清风，如云卷云舒般自在；午后，阳光透过树叶洒下斑驳光影，亲子家庭铺块野餐垫围坐，父母指着飞过的白鹭教孩子认鸟，孩童追逐着蝴蝶奔跑，清脆的笑声在林间回荡，这里成了最生动的自然课堂；黄昏，夕阳为海面镀上金边，城市跑者们换上运动装，踩着廊道的防滑步道前行，脚步踏过之处，左手是错落的城市楼宇，右手是辽阔的山海风光，每一次呼吸都满是清新的草木气息。到了周末，摄影爱好者扛着相机穿梭在廊道的观景台，等待捕捉日出时云海漫过山巅、日落时霞光染红河面的瞬间；文艺创作者们则带着笔记本静坐，让山风与海浪声叩击心门，让灵感在自然与人文的碰撞中迸发。

最动人的是，东海云廊重新定义了城市与人的关系。它不再是冰冷的混凝土构筑物，而是饱含温度的生活场域：廊道两侧的智慧座椅不仅能遮阳避雨，还能通过扶手感应记录使用者的心率变化，连接手机APP就能查看健康数据；照明系统随自然光线的变化智能调节，清晨和黄昏调至柔和暖光，夜晚则切换为节能冷光，既避免强光刺眼，又能照亮步道；每一段坡道都严格按照无障碍标准修建，轮椅上的老者能顺着平缓的路径抵达山巅观景台，眺望远方的群岛。在这里，防灾工程褪去了技术的冰冷外壳，披上了人文关怀的温暖外衣。

定海东海云廊的启示如海风般沁人心脾：最高明的现代治理，正是这种“化刚为柔”的东方智慧。它将人类与自然的对抗，转化为共生共荣的和谐；让基础设施既具备抵御灾害的刚性，又蕴含服务生活的柔情。这道廊，锁住的是肆虐的水患，释放的是鲜活的生活；它既是我们面对自然时的坚实盾牌，更是安放日常诗意的云间廊道。

生活滋味

## 外婆的桂花年糕

薛晓波

今年暑气一直不退，到了十月下旬才正式入秋，转眼就要到立冬。今年的桂花开得晚了些，直到近日，一阵馥郁才开始裹住周身。

风里的桂香浓得化不开，却带着几分清冽。桂花落在地上，是细碎的浅黄，铺得草丛间、石板缝里都是，添了几分温柔的秋意。可这桂香与秋景，没让我沉醉多久，便径直勾着思绪往回走——外婆的桂花年糕，又在记忆里冒了出来。

小时候，每到桂花飘香的深秋，外婆总会惦记一件事：那就是腌制一瓶桂花。那时桂花树很稀少，得托人去宁波购买。买来新鲜桂花后，外婆便坐在院子里的藤椅上，就着午后的阳光，一点点拣去桂花里的细枝与杂质。等桂花拣干净，她就取来玻璃罐，一层白糖、一层桂花细细铺好，每铺一层都轻轻按压，最后拧紧盖子储存起来，还告诉我们：“等做了年糕，就用这个炒桂花年糕吃。”上世纪八十年代物资匮乏，我们便天天盼望着那一天早点到来。

终于等到晚稻入仓，村里家家户户都开始忙着准备做过年的年糕。我家的年糕刚做好，外婆第一件事便是取出存了许久的糖渍桂花，给我们炒一次桂花年糕。“这桂花年糕寓意好，吃了桂花年糕，生活一年比一年好，日子一年比一年甜，一年比一年香。”她一边往锅里倒热油，一边认真地跟我们说。



可对我们小孩子而言，这些寓意并不重要，味蕾的感受才最真实。年糕切成薄薄的一片片，在热油里慢慢煎至金黄，再挖一勺琥珀色的糖渍桂花倒进去，瞬间，甜香混着桂香就漫满了屋子。外婆把炒好的桂花年糕盛在瓷碗里，递到我手上时，总不忘叮嘱：“慢点吃，别烫着。”金黄的年糕裹着细碎的桂花，咬一口又甜又糯，热气裹着桂香钻进喉咙，连心里都暖融融的，只觉得这便是世上最好吃的东西。

可现在，外婆已离开我快三十年了。岁月无情，带走了外婆，却没带走桂花年糕的香气与回忆。如今再闻到这满城桂香，看樟树叶落在肩头，仿佛还能看见外婆坐在藤椅上拣桂花的样子，还能想起她念叨桂花年糕寓意时的认真，更能尝到那碗让味蕾记了半生的甜糯年糕。风又吹过，桂香更浓了，我站在原地，轻轻闭上眼，好像又回到了那个晚稻刚入仓、满院都是桂香与年糕香的冬天。